

石与匠

□ 宋扬

泡桐崖下,那一整片天然裸露的石头抱得死死的。

墨斗。墨轮转动,墨线拉直,挑起,弹下,宣告一块石头将从此处分娩,与母体分离。石匠早已洞悉石头的硬度、质地和肌理。锲子中的某根被选作开路先锋——在墨线上等距离凿出一排石眼。插入石眼的钢楔子们有些迫不及待了——那些被熊熊炉火锁住的能量需要喷发,钢楔子们等待着来自铁锤的召唤,只一击,铁锤就能点燃引线引爆楔子,就能撕裂巨石——那是钢楔子们的荣光与渴望,也是它们的使命。

锤杆是石匠延伸的手臂,碳钢锤头是拳头,石匠胃里消化着的麦子、高粱、番薯、玉米就是烈性炸药。一锤,又一锤。炸药的刚猛之力从石匠紧握锤柄的双手沿锤柄向锤头突奔,在锤头与钢楔子冲撞的瞬间炸裂。

硬实木棍做不得锤柄——巨石弹向钢楔子弹向锤头的反激力沿锤柄向手掌反扑。冲撞,乱颤,虎口震裂将是必然。石匠有的是力气,但石匠懂得敬畏自然,敬畏一块巨石。只有那看似柔弱的新柏

堪当大任——它们只有拇指粗细,但已具体而微——厚实,柔韧,有绵劲,可最大限度缓解石头对手掌的震颤。石匠的双臂挥起来,重力与加速度叠加,大锤坠悬,锤柄在石匠头顶弯成蒙古可汗的弓。不!比弯弓射雕更磅礴野性!“嗨——哟!”石匠的呐喊由胸腔迸发,沉闷回旋。石匠的手臂猛地收住!回拉!石匠的手臂、胳膊、肩膀、腰身肌肉攒集凸起,脖颈上青红的血管像被刨了窝的蚯蚓,四下奔命。猛地,那张弯曲的大弓反方向回弹,锤头的加速度陡转方向,力道增成,“嘣!”山谷传音,裂雾穿云。铁锤撞击嵌入石眼的钢楔子,就着炸药与炸药合力,使石头裂开了一道近乎直线的缝。这是一种刚对另一种钢的征服,是一种附加了智慧的力对另一种原始粗笨的力的攻克,像古代以刀斗兽的猛士。“嗨——哟——嘣——”一声,两声,三声……一次次猎捕与征服。犹斗的困兽,在挣扎,在悲鸣。

钢钎一撬,石头轰然倒下,可绝不俯首称臣,不屈之气鼓成六个切面上凸起不平的愤怒。尖锲子,扁锲子。锲子的使命

就是要一点点消磨石头,直到它们臣服为薄薄的洗衣板、滚圆的石磨、石槽或横平竖直的墙基石。

石匠知道,刚败给勇猛大锤的石头需慢慢收复,若使狠,石头将以粉身碎骨的决绝让石匠徒得一堆废料。石匠右手握斧,小心敲击锲子。“当”,锲尖迸出了第一星火花,“当,当,当……”石屑四下飞溅。扁锲子接力,一点点磨平尖锲子留在石头上沟沟壑壑的伤痕。慢慢地,石头的面平了,石头的背光了,石头四四方方水豆腐一般滑了。不知不觉间,石头对摺倒自己的石匠不那么咬牙切齿了。它惊讶,石匠温柔的抚摸,让自己又有了生命。某一天,石头被砌作墙基,挺起了一座房子;石头变成石磨,喝上了白嫩的豆浆;石头被磨成洗衣板,穿上了浣衣女铺开的衣裳……石头这才明白,自己成全了一个好石匠的名声,一个好石匠也成全了原本待在泡桐崖籍籍无名的自己。

石匠打下的那些粗粗细细的石头有了不同归宿。就像石匠,认定自己的一生,就是石命。

——摘自《宜宾日报》

不惊醒睡觉的蝴蝶

□ 唐宝民

近读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的书,读到了这样一段令人感动的文字:“一次在西塘的河边散步。路边一户人家,用一根细木棍支着一扇窗户透气,此时天已经凉了,窗台上摆着一个花盆,屋内的一位老太太想把花盆拿进去。她拿起花盆的时候,花儿上正落着一只蝴蝶,可能睡着了。老太太把花盆拿起来时,轻轻地摇了摇,似乎怕惊醒了这只蝴蝶。蝴蝶飞走了以后,她才把花盆拿进去。”看完这一幕以后,冯骥才特别感动。

这个温暖的片段,也唤醒了我的记忆,因为多年以前,我也曾经见到过一段类似的温馨的画面。

那时,我还在齐齐哈尔市的一所林业院校读书,有一年夏天,我因身体不好请假回老家。我的老家在牡丹江市海林县,从齐齐哈尔坐火车,要坐整整一天才能到达。中午的时候,列车到达哈尔滨站,上来一些乘客,有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坐在了我对面的座位上,我们坐的是三人席,我俩坐的都是最靠边的座位;对面靠窗的座位坐着一位中年妇女,她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儿,应该是她的女儿。小女孩儿坐在母亲和刚上来的那位中年男子中间的位置。

车开到下午两点多的时候,那位母亲有些困了,趴在桌子上睡着了。过了一会儿,小女孩显然也困了,便也伏在桌面上睡着了。我对面那个中年男人没有睡觉。过了大约能有一个小时吧,我看见对面的中年男人脸上的神情有些焦急,再仔细一观察,这才发现,原来,睡觉的小女孩儿的脸正压在这个中年男人的手背上,应该是当时中年男人把手放在了桌子上,那个女孩忽然间趴在他的手背上就睡着了……

女孩儿和母亲睡得很香,都能听到两个人的呼噜声。被压着手的中年男人神情依然有些焦急,但他的手丝毫没有动一下。这样又过了近一个小时,那个女孩儿忽然醒来抬起了头,然后迷迷糊糊地去推她母亲。这个时候,我发现中年男人脸上的神情一下子放松了,他立即站起身来,朝卫生间走去。

这时,那位母亲已经被女儿推醒了,两个人在说笑着什么。中年男人从卫生间回来,满脸轻松的模样,什么也没有说,静静地又坐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。又过了半个多小时,列车好像到了横道河子,母女俩便拿起行李包下了车,这期间,中年男人和她们始终没有说过一句话。所以,除了我以外,周围的所有乘客,包括那对母女在内,都不知道这个中年男人付出的善意:为了不惊醒熟睡着的小女孩儿,他忍了那么长时间没有上厕所!这虽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,却依然令人感动。

今天,当我读到了冯骥才先生讲述的这个细节时,便联想到了当年自己看到的那温馨的一幕,并再次被这种无私的善意所感动。

——摘自《思维与智慧》



点滴

忘了自己的样子

□ 张亚凌

世间很多事,都可以当笑话听,当笑话讲。

大年初一,有人叫了外卖,就有了下面的对话。

“大年初一了,你还送外卖?”

“大年初一了,你还叫外卖?”

只是一字之差,你能想象两个人的表情吗?

都是同情、怜惜。彼此眼前的对方,那么恹恹,那么值得自己同情。

买了菜都顾不得等卖菜的找零钱,匆匆离开。

卖菜的女人望着远去的背影感慨:挣公家一点儿钱,真不容易。

买菜的女人猛蹬自行车,安慰自己:比卖菜的好多了,不必遭风吹雨淋。

是不是每个人看别人时,都忘了自己的样子?

——摘自《读者》

勇如帆,惧如障

□ 达·芬奇

勇气为生命扬起冒险之帆,恐惧则给它撑起安全的屏障。

怯懦者擅用恐吓;英勇者总是一往无前,势如破竹。

真正的凶猛者总是懂得藏拙。

雄狮、猎豹和猛虎不露锋芒,它们凌厉的爪只在猎取食物时才显露。

——摘自《意林》



“说浅”与“浅说”

□ 陈鲁民

著名作家贾平凹给女儿起名贾浅浅,名曰浅浅,其实寓意深深,是贾先生深思熟虑的结果。他自己已辛辛苦苦地深刻了大半辈子,备受煎熬,深知其中甘苦,希望女儿能简洁朴实,像一汪浅水那样,清明透澈,没有城府,减少物欲,不那么复杂,远离纷争世故,过一种简单质朴的幸福生活。

从艺术欣赏角度来看,“浅浅”也未必逊色“深深”。北宋诗人林和靖写的梅花诗天下独步,无出其右,其中名句“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”,尤为历代文人所激赏。水是清浅的,香是幽暗的,加上横斜的梅枝,淡淡的月光,交织在一起,诗情画意油然而生,就像一幅淡淡的水墨图,令人如痴如醉。

世间事纷纭杂陈,五花八门,有繁有简,有深有浅,也很难分出高下优劣。“回眸一笑百媚生,六宫粉黛无颜色”,肯定是贵妃的浅浅一笑,而绝不会是李太白那种“仰天大笑出门去”。曾有不少文人嘲讽白居易的“老妪能解”失之于肤浅,可是凡有井水处,都有白诗的爱好的和知音,他也在诗歌界被誉为“诗魔”。论思想深刻很少有人能深过康德、黑格尔,可是有几个人能看过或看懂他们的著作,而通俗易懂的《小王子》《昆虫记》却拥有数百万读者,并从中汲取精神营养和美的享受。“忍把浮

名,换了浅斟低唱”的柳永,也远比当一个可有可无闲官要有价值得多。

万事万物,没有一定之规,当深则深,宜浅则浅,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。讲课著述要深入浅出,把深奥难懂的道理说得简明扼要,那就是本事。反之,把简单事情复杂化,三两句就能说清楚的事偏要写成一本书,那种人就该饿他三天饭。有些事情可以一直深入下去,深出名堂,深出成绩,深成专家泰斗,譬如科学研究,名山事业;有些事情则浅尝辄止即可,投入太多就是虚度时光,譬如嬉戏娱乐之类,不必沉溺进去,更不能成瘾成习。

有些人的学问博大精深,深不可测,令人高山仰止,值得点赞鼓掌,多多益善;有些人则不过故作高深,故弄玄虚,其实色厉内荏,并没多少真货色,还不如真面对人,去掉面具。深就是深,浅就是浅,浅不丢人。低吟浅唱更具美感,低斟浅酌更有趣味,浅显易懂的演讲更受欢迎,交浅言深是最愚蠢之举,浅见浅说的文章谦虚低调,而内容并不一定浅陋浅薄。

深浅交织,粗细相见,黑白分明,真假难辨,美丑并立,高下不一,鹰击长空,鱼翔浅底,各得其所,各擅其长,就形成了五彩缤纷、风光无限的美丽世界。

——摘自《青海日报》